鹿忠節公集

鹿忠節公集卷十七目錄

書

鹿忠節公集卷十七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與左浮邱書

敝縣勳戚籽粒前投小揭於臺下過蒙慨納此一方民命見天之期也聞府縣文書至易州道而復停蓋本道謂勳戚恐不悅也本縣催請數次且深言此事京中鄉紳已於屯臺前說明只待申文到即題奏矣爲小民請命爲地方除害勳戚不敢爲難也本道乃始允申討此日想到老公祖臺前矣然又聞本道將

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為減半條鞭每畝徵銀原額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勳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事理未妥夫靑縣文安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秪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異之多此三釐亦未足解勳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決為勳戚則難顧百姓為百姓則難顧勳戚而百姓

鬻男賣女之狀既不能使坐享者動容號天籲地之
詞又不能與有力者闗捷屢議減徵每成中沮纔轉
闗即生異同緊申催已歷歲月即前日小揭包納之
害得詳言之佐貳官重收火耗並徵舊欠凳民杖下
之狀不忍言又不勝言也近日開折徵之議將行佐
貳官行賄通同力求停壓捱延之情不能諱又不勝
諱也當局者自急旁觀者自緩視勳戚之供不啻軍
國之課畏減徵之議爲發大難之端向非遇老公祖
菩提心霹靂手何以破牢不可破之局返極重難返

之勢爲窮民請旦夕之命哉不肖擬躬叩台臺再申前請而爲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敢以牘陳亦恃蒙老公祖國士之遇不以尋常緩頰相視也千載一時何敢錯過臨楮無任懇切

與左浮邱書

不肖自揣無似謬辱特達之知時承肝膈之誨提挈深情淋漓言外自非全無心腸者寧肯甘自菲薄而不求所以一當哉敝縣莊田籽粒區區末議己蒙採納都中會領而敎須再批查以見詳愼然本縣本道

方擬回詳而老公祖已同撫按兩臺會題矣夫不待回詳即爲會題更見老公祖嘉惠窮民之意如此其急此誼直可於古人中求耳而縣道亦遂較然知盛意所向既已具疏不敢復以前詳轉矣唯是望恩既久得旨無期湯火之民能俟河清乎敝縣所比者文安縣之例文安籽粒自具題後亦未得旨而即照疏中減折之數派徵蓋權爲便宜暫與折徵以俟明旨有盧老公祖之批詳在文安縣遂得憑據遵行今敝縣事體政與此合本縣本道援例以請專候台批以

為遵守蓋敝縣與文安其籽粒困民同也其比例求減同也其經會題而未得旨亦同也則權為便宜暫與折徵以候明旨又何妨於同耶窮則當變比例明懸權卽是經宇宙在手為山九仞待此一簣億萬姓命總乞靈於生春之筆矣臨楮激切伏惟台照

答左浮邱書

披讀翰教旣蒙採納復承指示卽往告令君而令君云申文已先起矣如途中無阻計此時已達臺前數日不可追矣不肖再三躊躇恐申文或與老公祖指

示有未盡合儻復勞駁查再致遲延此事結局未卜何期因不揣愚陋而復有所陳唯台臺憐其癡不錄其罪一垂聽耳老公祖會題之疏除進乾淸慈寧兩宮不折外所有瑞安延慶壽陽三公主莊田與各場一例折徵疏中情繇原自明白夫會題求折旣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台批權宜暫折以候明旨勢不能遺公主也卽文安批文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然敝縣公主之害甚於文安包納屬階實自瑞安延慶作俑老公祖會題已詳言之旣以各場理窮勢極之狀作

題疏之繪圖復以文安大同小異之情勞台批之斟酌一方民命待以生春矣且本縣此事圖之數年屢爲號籲屢經蹉跎盡窮民疾苦非能徑達臺前也起自本縣層疊而上繇府廳至府堂轉本道而後達於台臺轉關既多心情互異往往藉上之周慎以遂下之捱延纔涉往復動淹歲月窮民枯骨欲盡望眼欲穿而一處停閣全局坐廢不肖每與令君談之扼腕今幸逢老公祖當事是天憫窮民而欲存其孑遺倘得蚤賜批准則下之葛藤盡剗民之湯火立蘇功德

寧有量哉臨筆不勝激切祝禱之至

與畢冲陽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恭遇老父母一力擔當爲民請命仁屬再造功已垂成在窮民爲永賴之恩在老父母爲不朽之業不肖唯與闔縣士民舉手加額祝老父母世世公卿耳然老父母建議之初比例靑文爲減半折徵之請此事體之明白直捷無容異詞者聞柯老公祖又議將勳戚籽粒照條鞭地畝爲減半則不肖不能無疑於此也夫定與勳戚籽粒舊額視條鞭

舊額原略不同條鞭毎畝徵銀三分三釐近因屢次加派至三分七釐勲戚籽粒原額三分後因包納別場之逃亡者遂三分有零而其實止三分也三分減半當一分五釐而今比於條鞭減半仍一分八釐五毫似於此事理未盡合也夫青縣文安縣籽粒苦民其條議折徵祇就籽粒原額減半非比條鞭例也何獨於定興而與之多此數釐亦未足解勲戚之慍徒令湯火之民未得徼一視之仁耳大要此事兩言而括之籽粒徵糧舊額原與條鞭略異則籽粒減半不

得別照條鞭此異乎其所不容不異也青衣籽粒減

半祇就籽粒舊額而減則定與比例青衣又安得獨

照條鞭此同乎其所不容不同也且屯臺左公祖已

於此事洞悉顛末亟欲藉手以獻丹扆意氣排雲風

裁撼岳彼勳戚輩何敢置一喙於其間瑣蚤晚詳回

或有駁詞望老父母即就之以復初議宛轉此情於

柯老公祖使籽粒減半祇就籽粒舊額而半之則定

與窮民得與青衣同視矣夫以百年之苦而幸千載

之逢當九仞之時而需一簣之力總勞老父母盛心

耳區區抵家勞憊成病未能即叩臺端先以筆陳尚容面謝

與畢冲陽書

籽粒一事仰仗老父母鼎力遂得三院會題各場佃戶歡呼踴躍相慶更生不朽大業膾炙千古矣今忽有東江村省祭官王鳳彩口稱奉命清查荒地佃戶不勝驚擾夫此地遭逢老父母下車後即議折徵銳望德化忍死須臾住者不逃逃者漸返適因春澤沾濡各圖開墾此莫非老父母摶捖之力乘此招徠政

祈寬假忽見淸查之使咆哮里中人心惶惑住者將思踵而逃墾者將復委而荒矣三院題疏所稱減徵錮逋原不論地之已墾未墾今似不必又查查之祇以滋擾耳且老父母菩提心固明知此地之非國課遂不顧勳戚而爲窮民作主兩年來仁肝義膽可泣鬼神豈其事已定矣而復淸查以滋擾焉盛心必不出此也王鳳彩素稱無賴毒螫本鄉不可枚舉今復爲此蠧尋題規利小人之常指稱差委肆其所欲見今高坐寺中號召佃戶作威弄勢迫脅多端鄉之人

既畏毒尾之洊加又慮貪腹之難飽展轉憂疑莫知所措某聞且見之作而嘆曰老父母赫赫盛舉星日共昭小人無端闌入欲增蛇足委官情狀從來若斯某不為老父母言誰言之者然亦恃老父母格外之愛妄自附於道義之交癡心癡語遂爾叨叨想蒙鑒亮

與畢冲陽書

籽粒折徵題疏既久未得旨想老父母軫民盛心必有不能忘者某聞文安自具題後即以減折之數派

徵而未得其詳昨專役問於紀孝廉藎與聞文安折徵之議者也得其回書併盧公祖批詳某拍案大快是可比例而完老父母爲民請命之功行矣謹統呈覽意老父母覽之亦必拍案大快也夫此事初議若落落難合老父母力持不變竟得當事者之會題有志竟成語非欺我至於今日權宜折徵以俟明旨則事體易易不若初番之喫力矣老父母據例以請料當事者業爲其難必不辭其易且成例見在有不得不從之勢也爲山九仞待此一簣千秋大業刻期告

完深爲老父母慶紀功之文已擬稿矣

與畢冲陽書

昨遵大命投書屯臺得回字呈覽蓋左公祖有心人也先已圖維此事而査前院於文安縣批文又有除公主不折之語爲此沈吟欲求所以處此而令中詳先爲之地其言曰縣道或於此處分析明白且據疏一詳而後酌議夫敝縣籽粒屬公主者三一瑞安一延慶一壽陽前已爲瑞安延慶兩場佃戶逃盡遂以所失之額責包於八場今雍靖王妃錦衣衛二場逃

者過半屆指爲瑞安延慶之續勢將復派別場始以入場包兩場今又將六場包四場矣長此不已禍將何極籽粒租銀原非勳戚常祿澤斬之後尙且改爲備邊此與國課什伯相懸顧可泥舊額而不思以通之乎此會題疏中語也是籽粒之爲民害定與與文安大同而公主籽粒之爲民害定與視文安更甚會題折徵原未除公主在外則今求詳批暫折候旨飭可除公主乎左公祖既云據疏一詳老父母詳中即以此段語意爲分析將公主莊田當與別場同折發

揮數語申之左公祖必有以處此矣欲事體之相成
須呼吸之相應老父母達此情於柯公祖共奉左公
祖之意以從事則在老父母既據會題之疏以為詳
而不為無因在左公祖因得借申詳以為批而不為
無據矣專候尊裁

答畢冲陽書

自到關城住孫師相府中不與外事酬應都廢忽傳
有陳指揮捧老父母之字來一閒同里即動鄉情矧
亚以老父母之命乎引入與坐飲食之實叩其志云

家貧祿薄俯仰不足罔關上錢糧大欲求吹噓爲糊口計不佞憮然此時關上百務嚴核力革舊套與別鎮不同司馬相公挑選材官專要猛健少年長刀大斧略不及格即斥去其意欲志在上陣而陳揮使乃志在糊口主意不合渠見關上光景亦悔其來矣不佞同里人不敢不忠於謀此地原非傻遊覓大可用鄉情之處故資以路費而縱之歸彼自欲歸不能强留也據實奉復知老父母不以不佞爲無鄉情人也

答畢冲陽書

癡病之人百念俱銷自謂清江一曲隔斷紅塵而應門剝啄云從塞外來則不覺動舊遊之感又是台臺使尤觸故人之懷手捧八行而談千里關外城守堅完自足憑恃爲守爲屯漸推漸廣台臺所稱照常法做去即見勝著大要人與我各有短長匿我之短而用其長避人之長而角其短所謂知彼知己立於不敗之地也若事我爲感而彼爲應感者須料其如何應以爲下手又須拚料著料不著兩路尤須多備料不著一路方可以誤人而不爲人所誤今幸台臺在

行閭必與當事者算定前後著以貽宗社之安某與
田夫野老共樂太平也

與賈孔瀾書

敝縣勳戚籽粒事圖之幾年昨始得三院會題數數
佃戸見天有期旦夕部覆誰當其事敢託親丈爲弟
道意弟爲此事苦心苦境自慰自憐親丈知之當事
者未必知也原議一篇呈上是弟初投於縣主而據
之以呈詳者或可令當事者一見乎弟又有商焉三
院會題定有揭到部如久不得旨部中亦可據揭覆

否事難懸斷總聽尊裁

與賈孔瀾書

徐父母事大定矣兄輩憐才盛誼何愧古人哉從來濟題目非熱心腸誰肯做此時羣賢萃聚左提右攜既以尊功爲時事濟艱難復以餘力爲一方持公道弟即行吟澤畔有餘愜矣仁兄又臚列半舫樸公文弱明衡金谿以及徐師之聲實而以己游其閒是極快活境界前以片段之說易尊鑪之思太樸鍾元兩兄俱以弟爲知言仁兄忠君信友何所不足而學張

翰耶

與賈孔瀾書

仁兄記齊署雨中事耶吾兩人自癡彼一人自夢一時之夢癡何足深論唯至於癡是到底癡夢成到底夢夢者負癡癡未負夢雖然夢有夢之癡癡有癡之夢弟不暇爲他人說夢只爲自己圓夢江村午睡每尋甜夢然是莊周夢不是邯鄲夢新天子另闢乾坤一朝而驚起數十年中外沈昏之夢澤畔逐臣忽蒙環名又奪其莊周夢而與以周公夢纍纍若若他人

爭入繁華夢而我輩則望其師師濟濟共措一世於
華胥夢文弱指日還朝仁兄與半舫樸公明衡固先
迎之以夢而弟亦策馬揚鞭徑闖入諸兄之夢大要
吾輩人即多無異夢事即奇無怪夢拮据即勞無俗
夢唯是朝有恩命而部無文憑非敢抗難進之節實
難爲無因之至尤弟之所反覆徘徊似夢非夢兄之
癡即弟之癡則弟之夢即兄之夢雖世事總一大夢
而做夢當做好夢喜淸夢忌躁夢不得廢毛義之捧
檄而徒借口傳巖之發夢仁兄豈以弟言爲無當而

日向癡人前不得說夢

與賈孔瀾書

老叔何遂至此於人於天都不可解初傳此耗硬以爲訛簡所遺手書以日月未幾證客之妄而今竟非妄鴈魚之迹猶新滄桑之形俱變慟哉怪哉弟再從樞相而東老叔實郊關祖帳彼時只論宗社安危未敢顧親知離合而老叔脉脉深情實於無語處見之弟癡心妄想每以爲事如可知從樞相凱還當於去時祖帳處與老叔笑語相迎而今竟如此慟哉怪哉

老叔業騎箕尾想炯炯精英猶照榆塞之征人而弟比以催軍需如京瞥見用汝親家廊巾相揖且茹淡終席也慟哉怪哉弟軍需催畢刻下回關矣匆匆中不能細語白金二星以代生芻惟親丈於老叔几前叱名而薦之

與李續溪書

敝縣勳戚將粒困民已極弟十年來條議折徵於當事者而機緣未偶將成復沮數次矣至按臺王老公祖按部詢問州縣以地方大利大害弟具議投之縣

縣採其意以獻於按臺按臺行查縣再詳報至府而停閣者一年弟又費許多周折而府文始轉按臺遂會撫臺屯臺具題矣中間情狀未遑縷悉惟是三院疏上逾月未得下部之旨或可向政府一通乎弟疏遠自嫌未敢徑達方老師而冒昧以望仁兄仁兄其有意乎此一說也弟又憶去年王立宇公祖有停稅之事夫稅銀入皇上者尙可徑停籽粒入勳戚者不尤易乎王公祖批本縣申文有云各勳戚温厚之家自不必爭錙銖之入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題疏雖

尙留中王公祖或可行文到縣徑照具題之數折徵乎按臺有行縣庶可據不然恐本府仍舊派徵按臺之德意成畫餅矣弟妄意如此未知可否特與仁兄商之如其可也則總藉鼎言耳菩提心腸豪傑作用惟仁兄與按臺相與以有成也條議一通是弟投縣原稿仁兄一寓目焉必有惻然不惜引手者

與張蓬元書

敝縣籽粒事聞窮民投告於台臺批行府廳俱蒙重責擬罪有差赴某告急某驚問其故乃知狀詞侵吏

書也夫告加添止當訴加添之苦告折徵止當訴不折之苦即吏書原有情弊亦不必提而煢煢愚民祇知說實話全不諳事體自貽其戚於人奚咎然不如此無以見民之愚而可憫也加添在一時不當加而加旣屬不堪折徵在永久已折而又不折尤爲失望求折未得而獲罪納籽粒不堪而令納徒罪杖罪老公祖聞之或亦有惻然者乎雍靖一場即在做村某宗族墳墓之所在諸場之苦此爲尤甚即年來比例求折至於煩三院之會題奉聖主之恩詔八場一體

折徵會題疏中已明開雍靖錦衣兩場之爲尤苦今乃於尤苦者忽生異議偏遺於覆載之外民實不堪非好爲嚣也惜其愚不解事未識忌器之義遂以旁溢之語取罪耳夫此事原係會題原奉恩詔卽守陵官豎有言未嘗不可執奏卽部有文移府縣亦當申請三院聽行酌處乃急急而廳此原不足服愚民之心也葢折徵之議初起縣之丞府之廳卽俱不喜不喜之故半係吏書亦知議起白某屢來相難某仗三院公祖之力繳倖勝之而意殊不甘今官非其官矣

而吏猶其吏故乘隙而思破壞耳乞恩之民反成取
罪復業未幾旋有去志某好語以老公祖在上必能
深體苦情為之區處忍死須臾以待解懸此一場錢
糧折與不折所爭不過一二百兩然銀雖不多而索
於懸磬之民年年包納則必至於鬻妻子轉溝壑死
亡接踵傷心慘目老公祖在此千載一時必有所以
善為之處者只此一二百兩錢糧善處之則年年救
人不善處之則年年殺人老公祖宇宙在手必有妙
用下以救一場湯火之民中以成三院會題之局上

以信天子同仁之詔某何幸躬逢其盛

答張蓬元書

某何人而忽有淸通之擬極知老公祖提攜至意乃某不顧而東老公祖又不以爲相負而益施袞褒也下詢關事敢不詳對葢關事承大壞之後不容不著手又恐以著手者犯手爲憂方大賴相公密用脫胎換骨法更張有漸而耳目不驚初到處軍民之雜處而成萬厦復敎火器月餘而銃礮命中者八千人江將軍不勝任以馬世龍代之尤世祿王世欽左右之

關外置五營爲前部標下置五營爲後部、總之左右前後中爲五軍軍各五營營各三千澄汰營將以新硎易之按營分派各爲教演相公時坐營中較行賞罰或命某輩分視之氣象覺爲一新馬帥實知兵其進而借箸相公皆中竅此是大得力處使臺省讓一年不談東事則相公之猷爲有成矣可恃以無恐此係社稷福耳八月廿後十三山有事關上一日數驚相公靜以鎭之而密爲備至冬杪乃探得其棄廣寧去據河爲守是時貪功者欲飾恢復名相公不爲動

治兵自若兵險道也從前失著在以陽用之某日侍相公略窺其用意矣具茨兄聞室人之病借差回看某與相公望其速來乃遷延過歲遂墮長安雲霧中近飛書告急於某相公已飛書援之矣敝縣籽粒事蒙老公祖留意人非木石當爲桑土子遺世世銜結所諭中官取旨如寄鄙意亦及此儻再勾出別話愈煞風景愚意只求本府縣肯爲善處不可與中官爭執也蓋恩詔折徵八場所同其因司香之奏而反汗者獨雍靖一場耳求折之數不過百餘金此以歲索

於煢煢之貧民則奪之命若官府肯於存解諸條撥其緩急忘數求其可騰那者合湊補之固易易者未有爲百里司命而難於百金之措處歲歲迫窮民轉溝壑也然非老公祖命之誰爲奉行者承老公祖推赤之置無嫌無忌與老公祖商之非敢謂必有當也

賤體比相見時加瘦所未減者精神耳近因藥餌效淺托四體於按摩者似覺有益未知日久何如感老公祖遠念知非套語故以狀對

答張蓬元書

前聞台臺以少宰起馳告韋弁大家手額爲世道稱
慶非從舊知起見不謂此情遂達鈞聽蒙翰教先加
倂得讀答謝稿一字一拊心一讀一擊節因歎刦數
之力足以驅人心而人心之力還足以儆刦數毋見
刦數盡處必有眞正豪傑瀕危而不殆以爲重開草
昧之資則人心莫非天意台臺之有今日蓋天所留
也至於某之不才加以善病謬蒙新命苦無辭例而
欲趨朝又病未能也且台翰所稱救時一人政爲白
眼賴功者所搆而波及其同事之人不獨若馬若茅

見當對簿郎戢名亦聞屢在物色以有解之者而暫止不知解者爲誰所稱愛我而非知我蓋迂僻之性何嘗夢繞春明儻終見抨適獲我心台臺知我豈以爲不然

與王中訒書

昨承辱顧不敢自安與不知所報之情即言下不能自致而老父母已無不寛諒今亦不敢重絮蓋對眞父母天性流行自覺一著世語而即贅因嘆世法錮人拔山之力所不能破而老父母談笑破之即擁腫

如某亦迫現其生來面目與鳶魚同飛躍於法界之
寬故知江河不返之說非通論也拜領高先生佳刻
當於無人處自爲展玩拙稿請教

與王中詶書

某羈紲行閒不遑問家倂不遑顧其所自生未得聞
先大母之病而祇聞訃且以遺囑故而不得以時聞
從軍蕩子君親兩誤尚可視息天地閒哉惟是惠徼
先侍御之靈而屈台旌價重敝廬光生荒隴借以略
滅爲人子孫者之辠過則愚父子實有厚幸爾某即

非人不敢忘其所自生敢忘台愛哉兒麟來省病病
幸小愈揚鞭東指大敵在前政喜不以裹革之身了
兒女之手中也促其歸侍家君因布謝悃

答王中訒書

日前兒麟至闕門得拜讀老父母函教所爲提誨者
至矣感切不肖燕巢幕府側聆樞輔規模次第原非
局外人所能窺則浮言亦何足怪獨謂國事至此而
旁觀者猶從意見門戶兩端鼓弄風濤輕言天下事
輕論天下人亘可浩歎頃者關臺公祖親閱情形亦

爽然慨風聞之誣今車營之制已成進取之資亦備直須機會何如耳不肖比以催請軍需一至都下日僕僕諸當事之前領項自憐筆舌俱敝月餘事竣星馳赴關咫尺家園未遑便省竊比古人過門之義然數椽茅屋五畝秋田託在仁侯覆露之下魂夢亦可無牽也但得東事早平便當投紱歸來長爲詠歌雅化之民足矣邑志未成原屬缺事幸老父母雅念及此鼓吹之力深哉范舍親處既承台命當即轉致車營圖說附覽屢辱明貺殊乏瓊琚之報良自怍也冗

次裁謝不盡欲言

答王中詡書

河干一別不能爲情之甚屈指計程花飛可到而復憶臨別之語三月垂盡盼盼南鴻忽接手札如從雲墜莊誦傳觀生氣滿堂且佳詠扇頭滿風白雪老父母之得於山水者深矣怪來詩思清人骨門對寒流雪滿山知言哉夫登臨之際吐納萬靈獨不宜挾俗客而老父母乃使河干一別攜入想中則明與山水對晤有故人陪卽病夫脚線山陰之興成虛而神往

神來固不以天塹隔也獨自愧病骨一具腐腸幾回毎詠多病已好人共棄爲我爲生老父母何所見而收於蘭譜則偏駁之嗜好不可以理解古豪傑往往有之豈其然耶杜生昆季併辱國士之知居恆摩厲懼玷門牆區區病未即死强顏其間時出冷語聱之温念遍及敢不一一傳致舍親孫啓泰政在齋頭阿馨文氣日旺此時學臺未到府案尙懸也前委亟思代斲仲春感寒幾至委頓頭目岑岑者四五十日近略愈而一爲抽思輒苦肱暈然萬不敢誤六月期惟

筆軟墨薄或反以湮太母之徽烈耳此時敢量若坐舟車而三復老父母千里倡和之指何忍虛此一番勉爲二章還用前韻從眩暈中出病見乎辭罔知珠玉之章源源而至業製錦囊待之矣如以病中伊吾爲能引玉則何敢

與雷邑尊書

春初拜別忽焉春暮萍蹤雖寄長安而瞻依無異侍左右也茲有啓者敝縣籽粒地薄糧重逃亡接踵苦累包納所不忍言不肖曾效鄭俠之繪圖藉畢冲陽

父母轉達於直指遂得聞於上減半折徵十年以來民不苦包納而糧易完官不苦催科而職易稱申文未泯恩詔猶新不待言也乃昨接二父母一字謂地有漏糧當責首報且疑不肖被人賛惑反覆讀之殊爲難解夫折徵已踰十年前官如何不聞異議而今一旦忽生別端且王中訒父母定徵收之淸數此天啓六年事彼時糧銜如果包賠有年胡不一言其苦耶且混言幾糧之虧欠豈地短於額耶抑銀短於額耶夫地與銀俱有原額在可按籍而稽也或某場地

少或某場銀少祇當就某場而問之不宜泛開出首之門滋無窮之擾也據所稱葦家營首地六頭遂欲徧例各場夫此六頭亦甚可疑尙未詳其本末就使六場爲當時漏報之地亦浮於原額之外此項錢糧何所著落安得混以爲補本衙之賠數也二父母到任曾幾何時恐在山鬼伎倆中反疑不肖被人簧惑不知二十年來籌畫爛熟者誰也二父母曾查當時文卷詔書與孔道之碑文否二父母示威於兩江村地方疑衆家有此地故借折徵以爲利耶事與人各

有本末耳目難掩使不肖有私任二父母舉發毫不
敢避如必以三十板爲常數夾棒爲常刑逼令首報
嚴刑之下何求不得然二父母斷不忍爲此不過在
左右者佯爲孝順之言而令二父母做不安靜之事
蓋義議折徵時糧衙父母即聽左右之人有不相亮
之意令或其人猶在欺此事之本末老父母所知也
不肖爲人之本末亦老父母所知也不肖此時實未
被人賛感萬望老父母婉諭此意於二父母使事體
寢變亂之端地方受安靜之福千家祝老父母世世

公卿屯籽粒地銀清數一冊附覽

與王涵一書

恭惟老公祖照臨易水某無必然之畫仰佐高深殊愧故人之誼則姑以未必然之見妄言之老公祖姑妄聽之可乎昨聞遼餉加派六釐勲戚籽粒一例加派竊有疑焉蓋遼餉方今第一急需必料其力能辦納者而後加之庶不至臨時而有誤條鞭地之加派固其所屯籽粒地可一例加乎他處籽粒地某不能知敝縣籽粒地之必不能同條鞭地辦納某則知之

深矣葢歙縣籽粒地窪𪊲不堪佃戸苦累逃亡貽累
於地著地著相繼爲逃亡年年爲不完之額勢窮理
極畢冲陽父母繪圖以請王立宇公祖會稿具題泰
昌元年奉恩詔減徵者也夫以其力不能完舊額而
減之今議加焉可乎舊額每畝三分減至一分八釐
五毫則所減止一分一釐五毫耳今驟加六釐不幾
復未減之數乎自減徵十年以來即死者不復生而
逃者且漸返今復業之席未煖加徵之令忽頒魂驚
於傷弓色變於談虎恐未減以前之景象復見於今

矣遼餉何等急需而責辦於必不能應之處乎本府稱照萬歷四十六年籽粒地同條鞭地一例加派之例而敝縣籽粒门減徵以來貲未嘗加派不知其他也猶憶當時直指使者亦有此議畢中陽父母有說以應之曾以申文稿見示今具在也蓋議遼餉至於無地可加而議及籽粒此策之善者也特不必加派耳何也此地勳戚爲主佃戶納銀當遼餉急需薄海內外無不縮衣減食以充軍興勳戚體國當倍細民則議及勳戚籽粒便當就所納數內扣算六釐以充

遼餉此理之至順者也諺有之曰要得有要不得無
貧莫貧於佃戸富莫富於勳戚今此六釐扣算於歲
額之內使勳戚少分是問有處要也若加派於歲額
之外使窮戸多納是問無處要也此二者相去遠矣
夫當是時而暫借六釐以紓國難勳戚之淸夜亦有
以仰安窮民以賦之不加而外辦遼餉以民之能辦
而易完一舉而三善具焉則勳戚莊田應於各爵數
內扣除即五軍營牧地應解易州戸部備邊者亦於
該解數內扣除畢冲陽之申文具在是在老公祖再

爲主持耳或謂此於國於民誠爲兩利特於勳戚似名美而實薄然佃戶以不加派得安其居則六釐之外歲入不缺不至爲竭澤之漁況事平即止此六釐依然在乎王立宇公祖會題減徵稿畢冲陽父母爲加派申文稿併檄縣鄉紳公揭稿總鈔呈覽老公祖一寓目焉知此地之以如是減徵也則於今日之議加必有惻然爲之所者矣等此籽粒也等此六釐也酌理審勢卻欵自見易加派爲扣算一轉移間而國充急需之餉民免逃亡之苦併爲勳戚培不涸之倉

萬代瞻仰端在於斯矣病廢之人言無忌諱亦感老
公祖之待以故人也故陳聞見以備採擇臨楮屏營

與王涵一書

某再細味明文戸部之責成本府至矣責成之急為
遼餉也但得完其所坐之數不問其出何項也本府
既議以籽粒地抵之則就籽粒額數內扣算六釐以
足戸部責成之數仍申說無地可加只得加於勳戚
所占地內而此地又力不能加只得扣於勳戚所得
數內亦為遼餉緊急不得不爾知會戸部使戸部藉

手以從事當是時戶部但得本府之完遼餉足矣豈其過恤勲戚之私而掣扣算之肘哉天下事勢有緩急題目有公私遼餉之需急也勲戚之奉緩也爲遼餉有題目爲遼餉因而爲窮民更有題目爲勲戚無題目爲勲戚因而厲窮民且併誤國事更無題目天幸老公祖在地方辨公私酌緩急以開上谷之蒙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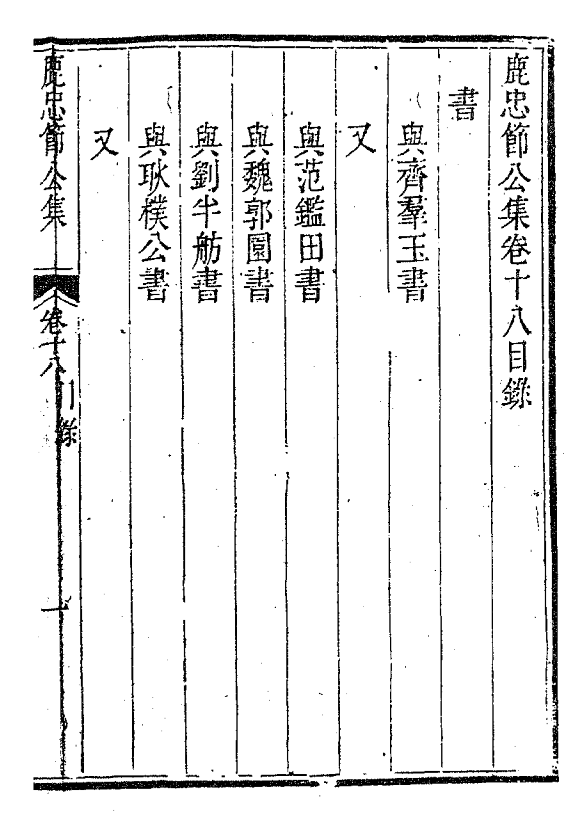
國計幸甚民生幸甚

與張溶吾書

老父母榮任屈指月餘矣仁風薰被草木知春凡在

宇下沐膏雨而盪絃歌其色飛何似也久缺修俟疏
節之羿總持海涵茲啓為舍親容城縣生員孫奇遇
兄弟四人一為孝廉三為茂才執喪一準古禮廬墓
六逾春秋孝友兼全鄉閭稱為人瑞已經前按臺毛
公祖兵尊解公祖節次旌奬今者歲考奇遇抱病入
場委不得意開號竟居六等此生甫及壯年尚思力
學忽以一日文字之短遂沒生平行誼之優不無可
惜本縣念其素修欲為申請仰乞鼎重於太尊老公
祖前稍一斡旋但得申至學臺或可望留一綫匪獨

此生感瑕瑜之不掩益期奮於桑榆兼使合郡知文行之相維更有裨於風教合慈闇而憐之想亦不難爲之引手者恃愛妄干伏冀亟察



鹿忠節公集卷十八目錄

書

鹿忠節公集卷十八

范陽鹿善繼伯順父

與齊羣玉書

容城縣孫生奇遇事府縣申文蒙李老公祖批旣有實行准免降黜三輔士恍然若醒各念所生知文藝之外别有立身根本一方風敎總徵於此舉矣然昨聞發案到縣孫生名猶在六等李老公祖固謂申文前已批准案序不必再更然後日該學送諸生考試直憑此案案仍六等便難送考且李老公祖榮轉大

廷尉矣恐後此受事者未諳端緒或生枝節及今不
蚤聲明臨時未免參差藉重年兄鼎言轉達此情於
李老公祖使考案與批文相合始終曲全風教永賴
一番盛舉千古美談固非為受恩者一人之鳴感也
伏惟留意

與齊犖玉書

容城縣孫生奇遇藉託高誼以完前局想勞盛心矣
今聞李老公祖有出都消息匆匆之際恐復遺忘則
前局不克完後事不可知矣懇年兄急達此情務全

盛舉裨益風化不淺鮮也弟嘗慨當世關說槪皆貨取似孫生之事雖關名教然冷淡生活向非年兄如雲意氣如雪肝腸誰肯無爲而爲爲之不厭哉弟求歸之疏旣上出門未便草此專懇一塲盛事千載美談是在年兄與李老公祖之相與以有成也至祝至祝

與范鑑田書

容城孫生竟借鼎庇得還故物此在奇遇一人關係猶小獨因是役使三輔士於文藝外另開思路恍然

覩人生最初本相老公祖眞斯文盟主也事至此不
可於風塵模索不可以世俗報謝直是一段佳話扶
振三綱掩映千古爾不肖即待罪杜門未得躬叩而
感動流淚心傾於泳臺矣已而深念有心人如老公
祖而今得在其宇下地方關切利害係千萬人性命
之事而不以上聞當面錯過將戚長恨敝縣勳戚籽
粒害民已極佃戸有狀生員有呈鄉紳有揭援靑縣
文安近例求減半折徵本縣已具申各院已俯允批
行詳報將洞悉其苦以憑題奏湯火之民歡呼踴躍

忍死須臾以見德化而忽生關隔停閣踰年本縣再三申催竟不能徑達於院此事起根在縣過賑在府道收圓在各院仰祈老公祖大力於太尊李老公祖前一爲斡旋過賑一通首尾相應一方民命賴以更生無限陰隲也不肖等公揭乃去年所投於縣者今併呈覽前月舊屯院盧公祖復爲文安減徵再疏昨謁新屯院左公祖談敝縣籽粒之苦更欲即舉而措之專候府縣申至即具題矣此等地土不肖實無半畝旁觀民困心竊傷之每至叨叨而今幸遇老公祖

是天終不忍棄此佃戸而存其子遺也臨筆手額伏

冀晉神

與魏郭園書

大賢過里雞黍相陪眞趣流行弟亦自恕其簡率也

最得趣者孫兄之在座夫以數年聲氣一旦湊合眞

稱有緣耳仁兄盛使如尚未到弟後圃有茅屋原是

當年讀書處今早掃除薄暮粗具恃知我之深敢再

勞玉趾徘徊於容膝之地即無奇味供養而泉冽酒

香脫粟可飽仁兄豈厭之耶區區數種謹獻非報也

永以爲好也亮蒙叱納疑義快義祈先發數冊

答劉半舫書

歸來毎對友生即提仁兄在口不自禁亦不自覺也易州公竟藉斡旋爲世間留此公道所謂一人知我足以不恨易州公得此於仁兄亦足矣悠悠世俗毎以憐才爲閒事憂國爲閒愁誰似兄好管閒事誰似兄好擔閒愁諷詠手札言言欲涕而僅開眉於文弱新餉之一節有心人肝腸如此弟在局外欲雪涕爲笑然怕燃犀之見謂弟作違心語也事至今日涕也

難涕笑也難笑扇頭小詩情見乎辭然以博兄笑耳
莫更惹涕也

與耿樸公書

弟在都時曾以癡自狀而併欲以此字加仁兄仁兄
坦然受之不以爲忤我輩但行己意那管世眼而譽
望沸騰推轂者爭先此天理不盡銷沈之一綫葢以
閒執讒慝之口而堅獨行者之心爾旦暮司銓是廟
社之福不獨二三兄弟之光也世道轉關以進賢退
不肖爲綱領丈夫有志當世安得避此又何必守令

而後行志只要真實心腸的確識見而又善爲運用於不可奪之中行不必言之意畢竟所補者大也如以畏首畏尾之爲憂又非我輩本色矣大要有心於避與有心於就恬競若分而皆從自身起見過猶不及願仁兄以無心處之嘉惠稠疊報之無可俚謳扇頭以佐清風

答耿樸公書

老兄撫晉自是揖客本色每從京報略聞梗概卽喜與家君家兒相慰藉且對親友作談柄覺清霜片片

在揮麈閒也人非麋鹿安能常相聚羣惟有各樹明德以慰離懷如老兄步步向上所稱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弟則蹣跚病骨羞點朝班即被命逾年而纔擬出門即有戀家之色蓋多病倦游非敢妄扯三千年公案也今且入長安求了前件徐圖借差歸里耳老兄一札動稱古人弟何敢比龜山康齋兄則不屑做新吾見泉賢橋梓自許爲有髮頭陀而位置愚父子以太邱元方弟讀而笑曰古之人古之人不做乖張紀便做狂簡編揖客生平固如此

答耿楪公書

仁兄天下有心人也所稱不作寒暄不亟裁答弟生平無所辯偏解此味至於布算之周下著之穩誼重憐才不難深入仁兄指日戈補天石即一節亦具全體所謂搏象搏兒皆以全力也此段情節即秘之又秘不漏鍼芒而精氣噴薄己晝暉天表夜耀斗閒使世界中無此一段神情則乾坤之毀久矣獨手敎中有謂斷不可令此君知蓋莫非無爲而爲之意而弟則以爲過矣知己之感千秋所重使此君而遂竟不

知所從來於理未協卽清白之吏不能厚篚筐而受恩之人自合通肝膽兄自用兄法弟自用弟法此君自用此君法敢抗顏而裁之君子仲尼之徒也豈爲已甚哉平心思之其理自見弟何敢面從而背違焉

答耿樸公書

兒麟於初八日赴試會作字併詩扇令其親投揖客想旣徹覩昨於二十八日范舍親有使寄來老哥手教聯翩且范金爲器以揖客垂宇宙之名挈鹿門隱之號鐫行落款佐北海樽也大名自經聖問而人心

之夜氣乍回國家之元氣復甦此是聖主轉旋乾坤手段蓋向來人心盡死遂令國脈難言而重陰積弊之餘非得聖主大作用以爲宣提何以挽陽和於一線乎然宣提之權賴聖主鼓𨜶之用賴廷臣而順風之呼則不屬悠悠泛泛之人而專有所屬當是時老哥試思順風之呼當屬誰人老哥即不隨人人不得不隨老哥即彼謬張其不隨老哥之形老哥當自保其不隨人之節而事勢所底老哥全操其勝非角一人之勝也爲國家之元氣所賴而完聖主問揖客姓

名一段心也至於運用之妙自如阿馨所言然此在老哥自有深意無待淺人之喋喋特鄙懷有所不能已故信筆至此

與徐明衡書

别來情事從何處說起昨奉謁值兩大老在坐故不敢進念仁兄此時正忙何敢必於求而惟素叅道義之交有不容不及時以聞者被難諸賢同膺聖恩而三代誥封周蓼洲郎君之請已奉俞旨各家子弟事屬一體欲共陳乞自厭紛然望仁兄總疏題請則一

舉而諸家之事完已具公呈候投臺下緣諸公子住處俱在敝寓前後不時相晤遂以呈稿來商其情切其理順仁兄仁心義膽必有語未終而據案起者無待弟饒舌也此事須得仁兄做精神掩映纔於國典有光而諸賢之目可瞑仁兄不後不先以是時至造物未爲無意也

答徐明衡書

弟之知兄與兄之知弟俱不得向世俗人說兄自能脫俗弟有志未逮手教娓娓許弟過實面孔如炙而

弟固望之以爲鵠亦可得力兄之自勘過嚴反覆攻擊渾是一篇語錄弟又借之以勘己得力莫大焉時事誠不忍言我輩生與相値只得辦下著底路數兄榮遷在何部卽就其位以謀其政此在兄鐵骨雪腸無不游刃弟拭目觀之傾耳聽之矣兄盛名已滿天下從此後就斯人言前之信以抒己未竟之施全在無言之地自爲猛健外人靠不著也不愁不上青霄去上了青霄莫愛身敢以是爲贈扇頭小詩卽衍此意

答萬惺新書

不肖方起罪廢之餘遽有筦鑰之役既慮其難任復訝所從來比得敝座師手札乃知出台臺意台臺才高一代品冠中朝宇內羣倫欲邀一盼而不可得何所取於駑駘而三顧焉士爲知己者用敢愛四體惟是事未素諳任難奏效台臺旣始之復望終之預畫規條盡情指教當以匹夫之志守之庶不負先帝之玉成而竟無辱大賢之物色耳捧檄以來匆匆戒裝翰旣先施措躬無地長者之賜未敢側卻對使登嘉

附言鳴謝面侍在邇不多及

與郭光山書

合臺十年龍臥一旦還朝君子道長無不彈冠以大賢之出處卜氣運也既見天心須從民望故園花鳥想應於爛熳中寓催征之色閒關中作勸駕之音某且偕具裝兒日俟紫氣於春明門矣願早著鞭以慰懸眸

與賀遊戎書

別教令人驚愧門下才武自以公道受知於時誰摟

天功者且職方郎盡杜請托只憑倖薦郎有駕海神通不能飛過如門下之材略自致青雲但當純信職方氏文告萬不可以歸功之言啓人欺騙也素承知愛直布腹心文告附覽

與高景逸書

某何幸以平生所仰爲山斗者而交臂遇之郎俗骨濁胎無受敎之地只邂逅眞儒便足了落地一番大事前件上相公書稿如命奮不以示輕薄人此舉原非得已國事至此寧直非臣子愛官時亦豈臣子愛

名時耶先生面教致耿樸公語樸公洙泗橫集謂聆
先生語如再見確齋先生葢樸公爲確齋弟子素耳
景逸先生之名於其師而馳神者也某原擬親送書
稿再聆謦欬爲連日勞憊復動痰火頭暈眼赤且惡
心不已自憐病夫之不足與有爲也專役送稿俟賤
恙稍平躬領不倦之誨

答陳顯吾書

豚兒素辱年兄過愛每閒居自語何以報知己今秋
徼幸賓出望外雖未必實稱此名愛厚者固俄驚閧

然之傳莫禁莞爾之笑主於護其名而不忍苛覈其實也弟初意鴈行鳳毛而今竟獨前糠粃名流落第一榜厚顏然三年轉轂飛鳴有時佳公子豈肯作第二人哉硃卷二冊即附投覽之使此郎場中真底一字不欲潤色政欲留不工之本色以見場中生活固不能字字無瑕亦不必字字無瑕也北人質勝一至於此年兄以爲何如

與任赤垓書

翁丈司餉未幾旋治兵於秦隴此當事者思惟東征

宜先綏西之意按部之日山川生色可知也昨報謁欲求抵掌一談值公出末遇前孝指日發矣弟有一肺腑之言不徒從桑梓起見直爲國家合豪傑之精神以求濟時艱則貴屬新選成縣令劉昌運者弟道義友也其人映雪肝腸排雲意氣才品爲燕趙樹幟困於公車而以百里請盡推心時事欲有所作爲以酬素懷弟閱除書私語同志劉君牛刀小試游刃有餘第念頭太認眞一味以公家事爲主全不向人情世局一照管安得更有如其人者而爲之上哉往問

之而知爲貴屬也得其主矣渠之儀貌傾蓋開可識渠之展布到任後可見渠之遭際則得易事之君子而事之卽未出都門而精神已天作之合矣翁丈視弟豈泛泛曹邱局套哉驪歌未唱尙圖專候

與潘太公書

久別春風未能走一函仰候杖履疎節之罪想在汪涵憶懷曾兄之歿已三年餘矣雖贈廕已有大典至今日猶不得與循資挨俸者並沐貤封卽孝思之未酬知忠魂之未慰某等毋爲此獨居深念中夜徘徊

非徒為世誼之相關亦以國家風孝作忠不可少此一番提掇也昨高表白監軍死事題䘏之疏某當屬草痛念忠烈不勝涕零因讀其訣別家人手書以未封其親為恨遂據此情入疏請以原任職銜給與應得誥命已奉旨准依擬矣當載筆時亦欲為懷魯兄先立此案倘老伯擕世兄來令其比例一陳無不得請者亦懷魯兄未竟之志也前公祭文並分單稿乞發來倘欲一刻以志同心之感臨楮無任悵結

與馬滄淵書

不佞自會大將軍後每日有言無言常覺自在莫能名狀因悟古人遇合精神掩映史冊原來便是這箇滋味不負冲聖不負司馬相公不負解公祖此自是不必囑付的話生與其荚年兄從旁點綴英雄登壇之槪且念有大將軍提旗鼓帳下須得驍健敢戰一可當百者數十人以壯軍前虎豹之威以聽臨機奇正之用楊虬髯蒙司馬相公破格以待令募平生結交好漢可充健將者速來再買西馬若干匹以副英雄馳騁生常會虬髯察其肝膽洩不相負又爲之布

置托西安兵道賈孔瀾太守鄒靜長縣令李平田令大家扶持司馬相公先已寓書高按臺矣事關重大自不造次社稷有福必成盛事生與具茨年兄笑謂只這一封用江馬方楊啓事便是恢復遼東第一實落著數中外亦俱覺有生氣也所諭云云自與王年兄共求報命

答馬滄淵書

此疆場大計不妨與師相面商即意見未盡合政好借以參酌但時局終有難照管處此時此地只當論

吾輩正經作用當如何如舍己以照管人人亦何嘗之有就一步又趕一步到底難依也

答馬滄淵書

固知昨儀非門下本意正欲借告門下者以告同事諸君也當是時大家相信以成鬭門絕餽送之名豈不提掇淸明整肅之精神哉手札復以瓜果餅菜爲言勉爲登嘉然以後併此亦不勞更成鄙志耳

答馬滄淵書

爲京營馬價前具稟師相久不見信且疑且怠忽見

陳旗鼓等來甚快甚快即到戎政府與當事者面付之矣軍需之事皆已就緒只爲盔甲弓矢腰刀須一一挑揀方得中用掌庫中貴初有難色不佞剖方爲圓與之道鄉情與之送禮物復遍賞其左右中貴歡然待三守備甚有禮任其揀選除原無佳者則已但有佳者儘力揀出共費七八箇日子今可完事再向外廠查揀還得四五日工夫也大要諸物皆是祖宗朝時造者爲佳近年外解多不堪也先此布復

與鄒靜長書

弟善繼頓首致書靜長仁兄閣下别後寒温不敢敘只以要緊話徑直奉告貴治武舉楊楫真是無雙國士弟輩引見司馬相公司馬相公超授都司其相從二人俱授守備奉旨回招取壯士蓋司馬相公痛怯軍懦將十分怕敵累敗之後士氣難振而欲得驍健敢戰之士布列軍中以壯虎豹之威以備奇正之用而異楊楫氣貌知其胸中必有奇也與之坐而問焉因得其結客之狀矢口歷歷渾是一部三秦人物志遂超授是職使歸招其衆且出其講筵所得恩賞賜

楫為聘禮此番舉動真足提起英雄之氣第楫輩多人素負踈弛必乏鄉曲之譽今又招選將材恩讐易起媒孽易生倘有差跌不為國家之用且釀地方之憂關係不小全賴仁兄加意扶持宣布廟堂意指鼓舞豪傑精神默消地方物議蓋此時專取長鎗大劍原非細論名檢之時別是一副作用司馬相公盼盼然望楊楫一班弟兄早到便是國家今日第一要緊勾當而幸有仁兄在焉地方有大上司作主何事不成此天意巧於安排也弟筆不宣意然諺有之明人

不用細說今乃刺刺於仁兄之前吾過矣吾過矣弟與仁兄有共事宿緣剛天各一方復以此事與兄共爲斡旋總之從爲國起見千里相應如左右手吾輩不敢誇口或亦無愧古人乎一笑

與鄒靜長書

數千里兩通鴻足而未暇一語寒温然師相市駿盛舉賴仁兄以有成弟每謂師相駐榆關仁兄與孔瀾兄俱從函關相應如左右手且西土藉兩兄以安使國家得專力東方彼蒼安排良有深意是師是徒天

下如此關係安危之衣鉢有幾哉至於弟之癡弟之病自知而不能自已蹣跚於壁壘旌旗間必有從旁刻畫之者昨偶答友人書有云直以共患難非能爲有無也敢再爲仁兄誦之年來關上斷絶交際獨於仁兄之餽不敢以他辭卻而西飛草中濫辱品題江村主人得與少文仲蔚相掩映矣勉步二草以供胡盧

與劉勿所書

恭惟台臺材楨國楹道航聖瀆風高左掖爭看劍履

之寒雲臥東山共識珠光之媚久乎公論亟借老成
碩者變起故國政須開濟憂勞冲聖特畀簡書天旣
爲社稷而生李晟賊且以甲兵而服小范海內所以
拭觀大業竚勒旂常者也不肖雖進履之無緣而執
鞭之有願近復從無盟兄譚及先生壯猷亮節不禁
色飛蜀變初起之時嘗與無盟閒爲商略新開督府
應下東方一以斷賊歸路立見遊釜之魚一以振我
天聲黙銷負嵎之虎而曩時位置幾成爭端十乘之
元戎認作一家之護法遂以東路委之先生督府徑

繇西指鞭雖長也如馬腹何猶幸先生由此一路收
拾之著尚在掌握第督府旣西人意不無觭有所觸
而呼應自殊耳某才非用世性不通方起草多慚借
箸無計頭讀大疏良用慨然恨綿力羈蹤弗能仰贊
畢似當事不免遲回此其根因繇識見之未真亦因
議論之相左雖以勢不可緩理無可疑者而猶落落
難於照管從來做事之難固如此然西南半壁終恃
有先生在唯善攝道體丞建殊勳國家實式憑之非
徒素附下風者之私祝也臨楮無任依依